書報評介

“自然辯證法”俄文本序言

聯共（布）中央直屬馬恩列學院著 曹葆華 謝寧譯

這是1948年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印行的“自然辯證法”俄文本序言。關於恩格斯寫作此書的經過，關於此書在自然科學方面的意義，關於此書重新編排的原由，都有詳細的闡述。

——編者

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都嚴密注視自然科學的發展，在哲學上概括自然科學的成就，並且從辯證唯物論的觀點來說明這些成就。理論的自然科學問題，在恩格斯所著“反杜林論”這樣極重要的馬克思主義創作中，佔有着十分顯著的地位；在恩格斯這部著作中，對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各個組成部分，曾經給予了全面的敘述。關於自然科學問題的許多言論，可以見諸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許多著作，其中包括馬克思的主要著作“資本論”。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訊中，對於自然科學的各種問題，也賦予了巨大的注意。但是關於自然科學和數學一切最主要部門的問題，祇在恩格斯尚未完成但思想非常豐富的著作“自然辯證法”中，才有了最全面的敘述，這一著作是恩格斯在和馬克思密切接觸之下所寫的。

從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訊中可以看出：恩格斯在1873年就已經決定寫一部關於自然辯證法的巨著。恩格斯在1873年3月30日給馬克思的信中曾經把他關於自然科學的意見告訴馬克思。在這裏他已經表述了他的“自然辯證法”的三個中心思想：（一）物質與運動之不可分離（運動是物質的存在形式）；（二）運動的各種在性質上不同的形式，

以及研究這些形式的各種不同的科學（力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三）從一種運動形式辯證地過渡到另一種運動形式，以及相應地從一種科學辯證地過渡到另一科學。這封信最後指出：要加工於這些思想，“是需要很多時間的”。*

這封信的內容幾乎完全符合於那作為“自然辯證法”組成部分的許多片斷之一，即符合於題為“自然科學的辯證法”的那個片斷（見正文第199—200頁）。在寫有這個片斷的一頁上，在這一片斷的緊前面，是恩格斯想寫出來反對布希納及其他庸俗唯物論代表人物的著作的大綱草案（見正文第161—163頁）。這個大概在“自然科學的辯證法”這一個片斷前不久寫成的大綱，表明恩格斯的最初計劃是在於以批判庸俗唯物論的形式並根據自然科學的最新材料來指明：（一）形而上學思維方式與辯證思維方式之間的對立；（二）黑格爾神秘化的唯心論辯證法與哲學唯物論“合理的辯證法”之間的對立。同時恩格斯在其大綱中特別強調地指出：對於當代的自然科學，“從神秘主義中解放

* “馬恩全集”，俄文本，第2卷第4期，第412—414頁。

出來的辯證法是絕對必要的”。這樣，便有一切的根據來認為：恩格斯在1873年初便打算寫一部“反布希納論”，其中要研究自然科學的辯證法問題，並批判布希納的庸俗唯物論缺點及其“想把自然科學理論應用於社會，並把社會主義加以改良的妄圖”。

從恩格斯遺留下來的文稿中可以看出：他很快就放棄了寫作反對布希納的著作的意圖，但是還繼續努力收集關於自然科學和數學中的辯證法的材料。他開始寫“自然辯證法”的最初草案，而在1875——1876年則已經差不多最後完成了其著作的長篇“導言”。可是在此以後，恩格斯便很快地轉到了另一巨大的工作——批判杜林的著作，而在這一工作上，也利用了他在自然辯證法方面所收集的材料。革命的無產階級政黨底利益要求駁斥杜林精神，——這是小市民空想主義在最反動的普魯士所特有的形式中的新的亞種，帶有把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觀點在德國社會民主黨隊伍中傳播起來的危險。在“反杜林論”完成後(1878年6月)，恩格斯又重新回來寫作“自然辯證法”，擬就了這本著作的總計劃(見正文第三頁)，並且寫成了比較完整的幾章和許多初步的札記。1882年11月23日他寫了一封信給馬克思，說他現在應當趕快完成自己的“自然辯證法”。但是馬克思的逝世(1883年3月14日)使恩格斯中止了這一工作，而且忙於他在“反杜林論”第二版序言中所說的“更為迫切的義務”。恩格斯在這篇序言中寫道：“準備刊印馬克思的遺稿是我的天職，而這比其他的一切更重要得多”。* 此外，在馬克思逝世後，領導國際工人運動的全部工作都落在恩格斯身上，而這也花去了他的很多時間。所有這一切就使得恩格斯所計劃好的關於自然辯證法的著作沒有最後完成，而且甚至於沒有把他在這一題目下寫好了的材料加以系統化。恩格斯在“反杜林論”第二版序言中曾經寫道：把他所獲得的成果“和馬克思在數學方面有極其重要意義的遺稿”**收集在一起出版的念頭，他是任何時候都沒有放棄的。但是恩格斯沒有來得及這樣做。

在恩格斯逝世(1895年8月5日)以後，“自然辯證法”與恩格斯的其他文稿一起落到德國社會民主黨機會主義領袖們手中，他們把這部極有價值的著作罪惡地隱藏了幾十年，而且直到現在還繼續

把它隱藏着。“自然辯證法”是首先在我國根據原稿的照像發表的。它於1925年以德俄文對照本出版於莫斯科。然而這個版本在科學方面是完全不能令人滿意的。對恩格斯原稿的註釋做得非常草率，而且有許多地方，其中包括涉及恩格斯理論觀點基礎本身的地方，是完全歪曲了的。俄文譯文充滿了錯誤和歪曲。最後，“自然辯證法”各個組成部分的排列次序是很混亂的，這大大地增加了閱讀和研究恩格斯這一著作的困難。

1927年出版了“自然辯證法”德文本第二版，而1929年則出版了俄文本第二版。在這兩個版本中註釋方面的某些錯誤已經去掉了，可是1925年版本中的一切基本缺點卻沒有改正。以後所有的俄文版“自然辯證法”(連“馬恩全集”第14卷中的也在內)幾乎是毫無改變地根據1929年的俄文版重印的。1935年，馬恩列學院出版了原文的新版。“自然辯證法”(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Friedrich Engels: 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Dialektik der Nature. Sonderausgabe zum vierzigsten Jodestage von Friedrich Engels. Moskau—Leningrad 1935 [馬恩全集德文版。恩格斯：杜林先生的科學革命。——“自然辯證法”。恩格斯逝世40週年紀念。莫斯科——列寧格勒，1935年。——譯者]；後來這個版本就以開頭的字母——MEGA——來標示)。這個版本在較為仔細地註釋原稿方面，以及在較為正確地排列書中的材料方面都向前邁進了一步。然而這個版本在這兩方面以及在作為科學工具方面也沒有擺脫最根本的缺點。這一版沒有俄文譯本。

雖然“自然辯證法”沒有最後完成，而且其個別組成部分還是初步的草稿和片斷的札記，可是這部著作却是被一個總的基本思想和一個計劃所統一着的有聯繫的整體。

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對當代自然科學的各個結論作了哲學的概括。在作為辯證唯物論者考察自然界時，恩格斯描寫自然界是一個無限的整體，是“發展的普遍聯繫”，是物質發展的歷史過程。他指明道：自然界中的一切都是辯證地進行

* 恩格斯：“反杜林論”，國家政治書籍出版社，俄文本，1945年，第9頁。

** 恩格斯：“反杜林論”俄文本，1945年，第12頁。

的，因而認識自然界的唯一正確的方法便是唯物辯證法。

恩格斯在這一著作底“導言”中光輝地概述了自然科學從文藝復興時代直到達爾文時代的發展，表明17世紀和18世紀所特有的形而上學自然觀如何從自然科學自身的發展中產生出來，並且不得不讓位於新的辯證的自然觀。恩格斯在考察科學的歷史發展時，特別着重指出人的實踐的作用，生產的作用，因為科學的發生及發展進程是由生產所決定的。

恩格斯依據當代自然科學一切最重要的成果，說明辯證唯物論世界觀的自然科學基礎。宇宙在空間和時間方面都是無限的。它處於不斷的運動和變化中。物質運動於其中的巨大旋轉，展開着極其豐富的各種物質運動形式——從簡單的機械的位移到有意識的存在物的生命和思惟。物質和運動不僅在量方面是不滅的，而且在質方面也是不滅的。物質的任何一種屬性都是不會喪失的，因而“它在某個時候以鐵的必然性毀滅自己在地上的最高花朵——思惟着的精神，而在另外的某個時候和某個地方又一定以同一種鐵的必然性，把它重新產生出來”。

恩格斯的這些異常深刻的和說明得十分透澈的思想，是一種最鋒利的鬥爭武器，用以反對垂死的資本主義思想代表者的各種唯心論的和神秘主義的學說，反對想復活中世紀的朦朧主義以及對人們能認識世界的懷疑態度的最新嘗試，反對以自然科學的論據把已經腐朽的宗教復興起來的企圖，——這種企圖是利用以日益腐朽的資產階級文化為背景的資產階級自然科學日益尖銳化的危機所產生的科學上的任何困難。

貫穿着全部“自然辯證法”的，是恩格斯關於各種不同的物質運動形態（機械運動，或簡單的位移；各種物理的運動：熱、光、電；化學過程；有機的生命）的學說，關於這些運動形態的統一與互相轉化的學說，而同時也就是關於每一種運動形態的質的方面的特點以及關於沒有可能把高級運動形態機械地“歸結”為低級運動形態的學說。恩格斯根據這一關於物質運動形態的學說，建立了辯證唯物論的自然科學分類，其中每一門科學都是“分析個別的運動形態或許多的彼此聯繫和互相轉化的運動形態”。

在一切科學部門中，恩格斯對於先進的觀點和理論都加以支持，把它們提到首要的地位，並且使之向前發展。特別是對於化學元素週期系的創造者俄國偉大科學家門德列夫的天才，¹¹恩格斯給予了很高的估價和着重的指出。同時恩格斯和那些已經不適應於科學最新成就並阻礙研究工作向前發展的觀念進行堅決的鬥爭。恩格斯揭露“舊東西的信奉者”，並且提出當時科學中最進步的新東西來對抗他們。他從最先進的和最革命的辯證唯物論觀點闡明新的事實和新的自然科學理論，深刻地分析它們的意義，並且指出科學進一步發展的道路。這使他不僅能從哲學上理解當時自然科學的狀況，而且還能遙遠地預見、預料晚近的科學成果。

例如，和當時的大多數科學家都不同，恩格斯捍衛了關於化學元素原子的複雜性的觀點。恩格斯寫道：“原子決不是什麼簡單的東西，根本不是我們所知道的最小的物質質點”。恩格斯天才地預見了跟數學中方次較低的無限小相類似的質點底存在。現代的物質構造學說證實了恩格斯的原子是複雜的和無窮盡的觀點。恩格斯承認作為斥力要素的放射作用的意義和這種放射作用在宇宙發展過程中的影響；這個思想遠遠超過了在恩格斯時代佔統治地位的見解，並且在天文學和物理學最新的發明中得到了證實。在生命底發生、生命的本質、達爾文進化論這類問題方面，恩格斯也發表了許多預料到生物科學進一步發展的原理。

恩格斯在展示當代先進理論的革命意義時，又和假科學進行不調和的鬥爭。除了先進的理論以外，19世紀資產階級自然科學又提出了那些無論如何不是先進的而且本質上是假科學的理論。所謂宇宙“熱量消失”這種時髦的理論就屬於這類假科學的理論。恩格斯曾經深刻地批判了這種理論，指出這種理論是和大家正確理解的能量不滅和能量互變的定律相矛盾的。以後的科學發展證實了恩格斯是正確的。恩格斯認為運動不僅在量方面不滅，而且在質方面也不滅，因而宇宙“熱量消失”是不可能的；這些原理使我們能夠揭發那些復活“熱量消失”理論的企圖之完全站不住腳，而這種理論現在是資產階級反動科學家們所接受的。

恩格斯在研究數學、力學、物理學、化學和生

物學的各種問題時，到處都揭示自然過程的辯證性質，並且對方法論作了極深刻的論述。恩格斯的方法，即辯證唯物論的方法，是“自然辯證法”中最寶貴最主要的東西。有關物理學、化學、生物學這類科學的個別地方，對於我們今天當然是過時了，而且也不能不過時，因為從寫作“自然辯證法”的時代起，科學已經往前發展了將近70年。但是雖然有一些關於自然科學個別部門的特殊問題的言論已經過時了，但是這絲毫沒有觸到恩格斯辯證唯物論觀點的本質，並且也絲毫沒有減低“自然辯證法”對於我們現在的巨大意義。

除了研究各種自然科學和數學問題的一些論文和片斷以外，在“自然辯證法”中還有不少的篇幅是論述唯物辯證法的一般問題的。這裏所指的就是一篇未完成的論文“辯證法”和收集在本版“辯證法”這一部分裏的42個片斷。恩格斯在“反杜林論”第二版序言中指出：辯證的自然觀，“祇要從辯證思維規律的理解方面來考察自然科學各種事實底辯證性質，便可能是比較容易達到的。”*恩格斯是根據具體的自然科學材料來考察辯證邏輯和認識論問題的。假如恩格斯來得及完成這一部分著作，那末對於“與形而上學相反的、作為研究各種聯繫的科學的‘辯證法’”，我們在這裏便會有一個全面的敘述。但是這一部分雖然沒有完成，却包含着關於辯證法基本問題的非常豐富的材料。

人和人類社會的起源問題，形成從自然科學到社會科學的過渡階段。恩格斯在“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這篇概論中考察了這些問題。在這裏恩格斯以絕頂的巧妙說明了勞動、發明工具和製造工具在形成人體和構成人類社會的過程中所起的頭等的和有決定性的作用，指明了猿如何由於長期的歷史過程發展為在質方面和它不同的生物——人。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人的起源和人類社會的發生的學說，根本粉碎了資產階級社會學的反動謊言，摧毀了帝國主義思想代表者給“高等”人種有權利剝削和統治“低等”人種的論調尋找根據的努力。

恩格斯在整本“自然辯證法”中不倦地強調先進哲學理論的偉大作用，指出資產階級科學專家們因為沒有先進的哲學便迷失了科學的道路，墜入了僧侶主義底懷抱。恩格斯在這裏批判了唯心論者、不可知論者和庸俗唯物論者，揭發了形而上

學方法和粗俗鄙陋的經驗論之完全站不住腳。恩格斯無情地嘲笑資產階級科學家們對什麼都輕於相信，他們拋棄科學園地並成為最荒誕的迷信和神秘論的犧牲品。

“自然辯證法”始終沒有為列寧所知道；它是在列寧逝世之後才出版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列寧雖然從來沒有讀過恩格斯的這部著作，可是在哲學著作中所表述的思想却是“自然辯證法”中幾乎全部基本原理的進一步發展，而且有時列寧個別的说法和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的說法幾乎逐字相合。

列寧在他的1909年出版的天才著作“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中，從唯物論的觀點概括了“從恩格斯逝世起到列寧的這一著作出版這個整個歷史時期內在科學方面、首先是在自然科學方面所獲得的最重要的和實在的成果。”**

列寧底“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是創造性地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典型。列寧引證了恩格斯的話：

“隨着甚至在自然史方面的每一種劃時代的發現”，（“至於人類的歷史就更不必說了”）唯物論無可避免地應當改變自己的形式，同時他又寫道：“因此，修正恩格斯唯物論底‘形式’，修正他的自然哲學的原理，不僅不包含任何在公認意義下的‘修正主義’的東西，相反地，而必然是馬克思主義所要求的。”***

類如電子，放射性等等科學發明，以新的方式提出了理論物理學的許多基本問題，而且對“唯一正確的自然科學哲學”——辯證唯物論作了新的證實。列寧依據自然科學的這些成就，進一步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學說。自然科學後來的一切成就——相對論、量子論、能量和質量等價定律——日益深刻地證實了恩格斯和列寧下列的天才思想：世界在物質上是統一的，物質是不能產生也不能消滅的，物質構造中的連續性和不連續性是統一的，物質具有從簡單的存在形式過渡到日益複雜的存在形式這樣發展的能力。

列寧在自己的其他一些哲學著作中也談到自然科學問題。例如，在其著名的論文“論戰鬥唯物

* 恩格斯：反杜林論，俄文本，1945年，第14頁。

**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俄文本，第98頁。

*** 列寧全集，俄文本，第三版，第13卷，第206頁。

論的意義”(1922年3月)中，列寧以巨大力量強調了先進哲學對於自然科學的意義：“任何自然科學、任何唯物論，如果拿不出強有力的哲學上的論證，就抵擋不住資產階級思想的攻擊，也阻止不了資產階級世界觀的復辟。爲了支持住這一鬥爭，爲了把這一鬥爭進行到底而獲得完全勝利，自然科學家就必須是現代唯物論者，是馬克思所代表的唯物論的自覺信徒，這就是說，必須是辯證唯物論者。”* 列寧底這些指示幾乎每一個字都是和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的意見相符合的。

值得注意的還有：列寧在其“哲學筆記”中極力強調研究辯證法這一哲學科學的必要性，並且在這方面提供了極其豐富的思想，這些思想和他所不知道的恩格斯遺作“自然辯證法”中關於這個問題的思想是互相呼應的。

斯大林同志在“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這一著作中絕妙地說明了，並且進一步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基礎。斯大林同志在這一著作中一再地講到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把恩格斯說明馬克思主義辯證方法和馬克思主義哲學唯物論的基本特點的各個原理加以發展和具體化。這又更加強調了“自然辯證法”對於我們今天的意義。

* * *

恩格斯在逝世前不久把他關於“自然辯證法”的一切材料分成四束，冠以下列的標題：(一)“辯證法與自然科學”、(二)“自然界研究與辯證法”、(三)“自然辯證法”、(四)“數學與自然科學，不相同的東西”。這四束中祇有兩束(第二束和第三束)是恩格斯已經寫下了目錄並列出了其中所包含的各種材料的。由於這些目錄，我們便確切地知道恩格斯把哪些材料放到第二束和第三束裏面；他在這兩束中把這些材料排到成什麼樣的次序。至於第一束和第四束，我們就無法斷定其中的各個材料恩格斯是如何排列的。

從“自然辯證法”四束底內容看來，可知恩格斯除了專爲“自然辯證法”而寫的論文和草稿以外，還把另一些手稿也包括到這四束裏面，這些稿子原來是他爲另外的一些著作而寫的(這就是“反杜林論舊序”、“反杜林論”的兩篇“附錄”“刪略自‘費爾巴哈論’”、“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

本版“自然辯證法”包括了恩格斯四束中所包含的一切材料，祇除去五頁沒有正文說明的片斷的數學計算(在第四束裏面的)和在內容上顯然與“自然辯證法”無關的下列各片斷：(一)“反杜林論導言”初稿(關於現代社會主義)、(二)論奴隸制的片斷、(三)傅立葉所著“新世界”一書摘要(這三個片斷是和“反杜林論”的準備工作有關的，由於我們不知道的原因而放到“自然辯證法”第一束原稿中)、(四)恩格斯關於菲力蒲·保羅對勞動價值說的否定態度的簡短評論的一小段札記(在第四束裏面)。

在這些範圍內的“自然辯證法”，其組成部分是10篇論文(或10章)，169段札記和片斷、兩個計劃草案——總共是181個組成部分。

這些組成部分在本版中是根據恩格斯計劃的基本方針編排的，這些方針是在我們所得到的“自然辯證法”兩個計劃草案中規定了的。這兩個草案擺在本書的開端。其中一個較爲詳細而且包括了“自然辯證法”的一切部分，大概寫於1878年末或1879年初；另一個祇包括了全部著作的一部分，大約寫於1880年。恩格斯的這兩個計劃草案就是編排本書材料的根據。同時，恩格斯本人所規定的多少已經完成的論文(或章)與草稿、札記、片斷之間的分界便作出來了(後者大部分祇是爲了進一步的研究而預備的材料)。

這樣便把全書分成兩部分：(一)論文(或章)、(二)札記和片斷。這兩部分中每一部分的材料都是根據恩格斯的計劃所規定的同一指導性的方案排列的。

恩格斯的計劃所規定的各部分的順序如下：(甲)歷史導言、(乙)唯物辯證法的一般問題、(丙)科學分類、(丁)關於自然科學各部門的意見、(戊)到社會科學的過渡。在1878——1879年所寫的總計劃的詳細草案中，恩格斯還規定了下列幾項：關於“元始成形微體的靈魂”，關於科學及其講授底自由，關於微耳和的“細胞國家”，關於德國資產階級達爾文主義者之反對社會主義。計劃中的這幾項是恩格斯所沒有研究好的。一般講來，恩格斯計劃草案中的各項並不和現有的材料完全符合，而這些材料是恩格斯在擬製總計劃草案以前和以

* 列寧全集，俄文本，第三版，第27卷，第187頁。

後所研究過的——一共花了整整13年(1873—1886年)。但計劃的基本方針和現有材料的基本內容是彼此完全符合的。因此,雖然不可能在一切細節方面都逐字逐句地執行1878—1879年的計劃方案,但是這完全可以根據187—1879年和1880年的草案把編排各部分的總方針保持下來。

這樣,以恩格斯在兩個草案中所規定的計劃總方針為根據,我們對於“自然辯證法”第一部分所有的論文(或章)便得到下列的次序:

- (一)“導言”(寫於1875—1876年);
- (二)“反杜林論舊序”(1878年5月—6月);
- (三)“精神世界中的自然科學”(1878年中葉);
- (四)“辯證法”(1879年);
- (五)“運動的基本形態”(1880年—1881年);
- (六)“運動的尺度——功”(1880年—1881年);
- (七)“潮汐摩擦”(1880—1881年);
- (八)“熱學”(1881—1882年);
- (九)“電學”(1882年);
- (十)“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1876年)。

所有這些論文(或章)底排列次序是和年代次序是差不多一致的(只是這篇從自然科學過渡到社會科學的論“勞動作用”的論文是例外)。“精神世界中的自然科學”這篇論文在恩格斯的計劃草案中完全沒有提到。大概恩格斯最初是打算把它單獨拿到某一雜誌上發表,祇是後來才把它包括到“自然辯證法”裏面。我們把它擺在論文這一部分中的第三位,因為它具有一般方法論的性質,而且在內容方面又和“反杜林論舊序”很緊密地銜接着。

至於說到構成本書第二部分而數達169段的草稿,札記和片斷,那末把現有材料和恩格斯的計劃草案加以比較,便可以按下列標題分配這些材料:

- (一)科學歷史;
- (二)自然科學與哲學;
- (三)辯證法:
 - (甲)“辯證法的一般問題”、“辯證法的基本規律”;
 - (乙)“辯證邏輯與認識論”、關於“認識的

界限”;

- (四)“物質運動形態”、“科學分類”;
- (五)數學;
- (六)力學與天文學;
- (七)物理學;
- (八)化學;
- (九)生物學。

如果把這幾部分片斷和前面所列舉的“自然辯證法”十篇論文的標題比較一下,我們就可以看出論文的排列次序和片斷的排列次序是完全一致的。“自然辯證法”的第一篇論文是與第一部分片斷相當的;第二篇和第三篇論文是與第二部分片斷相當的;第四篇論文是與第三部分片斷相當的,而且這部分片斷和與之相當的論文還具有同一的標題(“辯證法”);第五篇論文(“運動的基本形態”)是與第四部分片斷相當的;第六篇和第七篇論文是與第六部分片斷相當的;第八篇和第九篇論文是與第七部分片斷相當的;至於第十篇論文(“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却沒有和它相當的一部分片斷。按照恩格斯的計劃,關於“人因勞動而產生的分化”問題應當在書末,在考察生物學問題以後加以考察。

在各個標題和小標題下的片斷又是按照主題加以排列的。先是那些研究較為一般的問題片斷,然後才是那些說明較為特殊的問題片斷。“科學歷史”這一部分的片斷是按照歷史的順序排列的:從科學在古代人那裏的產生起直到恩格斯的同代人為止。每一部分的片斷都儘可能用過渡到下一部分去的一些片斷來作結尾。

本版“自然辯證法”的譯文是根據1935年的德文版(“馬恩全集”德文版)重新校正過的,而這一版的正文也是根據恩格斯原稿的照像再度校對過的。這次校對發現了以前對德文版正文的注釋有許多極關緊要的錯誤。

因為本版中的材料不是按年代的順序,而是按主題的次序排列的,所以為了解決“自然辯證法”各個組成部分的年代順序問題,便在書末給“自然辯證法”中,我們可以多少準確地確定其寫作時間的那些組成部分作了一個年代表。對“馬恩全集”德文版中刊有某一片斷的各頁(相當於德文本“馬恩文庫”第二卷中的各頁)的引證,在編輯部對該片斷的附註中都加以註明了。

凡是恩格斯在寫作過程中因感到不滿意而劃掉的字句，在本版中一般都已略去了。恩格斯所劃掉的地方還有保留下來的，大半都祇是這樣的一些地方，它們佔了一整段，並且不是劃了幾劃而祇是劃了一條垂直線或斜線，標示是恩格斯在其他著作中已經在某種程度上利用過的。其他劃掉的地方作為例外而保存下來的，祇是那些對於敘述上的聯系是必不可少的，或者是作為對於正文的

補充特別有益的。

在恩格斯原稿中，他所作的引證祇記下了最初幾個字和最後幾個字，他們之間或者是標點“…”，或者是“等等一直到”字樣。凡是這樣的地方，在本版中都刊印了所引用的全文（譯成了俄文）。

本版是布魯式林斯基在 A.A. 馬克西莫夫和 B.M. 波茲涅爾主編之下所編輯的。

對“1950年8月15日阿薩密大地震” 及“阿薩密地震歷險記”兩篇譯文錯誤之檢討

科學通報第2卷第6、7兩期曾刊登了我所譯的“1950年8月15日阿薩密大地震”及“阿薩密地震歷險記”兩篇譯文。除第一篇已經李善邦和傅承義兩位先生所指出的幾處譯文上的錯誤（曾在科學通報2卷8期831頁上更正）之外，最近又承金祖孟先生來函指出一個更嚴重的錯誤，即1950年8月15日大地震並不是什麼“阿薩密大地震”，而是發生在我國西康省察隅縣的地震，震央所在地里瑪是我國西康省昌都專區察隅縣治所在地，不是什麼阿薩密的地方；文中所提到的 Zayul Chu 就是察隅河，不應該當作外國地名而任意音譯作札烏耳川；再者，第二篇的作者金頓·瓦爾得（F. Kingdon Ward）就是多年來橫行在川、康、滇一帶的帝國主義份子金華棟。

這兩篇文章是別人拿來囑我譯出的。我對地震學是外行，本不應該承譯這兩篇文章，但我竟冒然接受勉強譯了出來，譯時也未向專家請教，結果因對原文瞭解不夠而在譯文上出了一些錯誤。我不但對地震學外行，而且不知道我國西康省邊疆地理，也不知道金華棟這一帝國主義份子的歷史，於是就毫無批判的“人云亦云照本宣讀式”的譯了出來，因而更犯了錯把中國地名當作外國地名的嚴重錯誤（金華棟等帝國主義份子把察隅縣地震寫作“阿薩密地震”是故意把我國的疆土劃到外國去）。對於 Rima, Zayul Chu 等幾個英譯藏文地名我雖曾查過以前中華書局出版的“最新中外地名辭典”（1948年版）的正文及後面的西中地名對照索引，但未查到（最近接到金祖孟先生的指正後才在這本辭典後面的英譯中國地名表中查到 Rima 這一個地名；先前因受所謂“阿薩密地震”的蒙蔽，錯以為是印度地名，所以粗忽沒有查過這個簡表），又查過兩本不夠詳細的地圖也未查到，却並未再認真多查幾本地理書籍及詳細的地圖，也未向地理專家請教，便輕易放過這幾個地名，照本任意音譯出來交卷了事。這是一種對讀者不夠負責的態度。這次的錯誤不但是由於我的知識很貧乏，而且也由於我多少還存在一些把科學當作超政治的東西的錯誤思想。今後必須努力學習，提高認識。

現在請讓我在這裏向讀者們致最深的歉意，並對李善邦、傅承義、金祖孟諸位先生的指教致深切的感謝。

陳一靈 1951年10月23日